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演变路径
——以“班味”的词义变化为例

陈虹宇
釜山国立大学，釜山 广域 46241

摘要：“班味”是 2024 年《咬文嚼字》评选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从问世到稳定为常用词项，前后不到两年。本文以 BCC 语料库及微博、小红书等平台的真实用例为基础，结合义素分析法与语义场理论，对其词义演变作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描写。研究表明，“班味”依次经历了具体感官义、抽象状态义和泛化氛围义三个阶段，所属语义场由生理感知场迁移至心理感知场，再扩展至社会评价场。汉语词义引申的原有路径、“味”由实词向类后缀的虚化、语言经济原则以及自嘲式语用，是推动此次演变的四方面动因。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班味；语义演变；义素分析；类后缀化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of Internet Buzzwords: A Case Study of the Meaning Change of "Banwei"

Chen Hongyu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Metropolitan, Busan, 46241, South Korea

Abstract: "Banwei" is one of the top ten buzzwords selected by "*Yao Wen Jiao Zi*" in 2024, having transitioned from its inception to a stable common term in less than two year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eal usage examples from the BCC corpus, Weibo, Xiaohongshu, and other platforms, combining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emantic field theory to describe its semantic evolution in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he study shows that 'Banwei'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pecific sensory meaning, abstract state meaning, and generalized atmosphere meaning, with its semantic field shifting from physiological perception to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and then expanding to social evaluation. The four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evolution are the original path of semantic extension in Chinese, the virtualization of "wei" from a concrete word to a quasi-suffix, 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economy, and self-deprecating pragmatics.

Keywords: Internet buzzwords; Banwei; Semantic evolution; Component analysis; Quasi-suffixation

DOI: 10.62639/ssphetd01.20260202

引言

网络流行语是当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活跃的部分，其生成与传播折射出语言演变的若干规律，也是观察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3][7]。2024 年，“班味”入选《咬文嚼字》“年度十大流行语”，又陆续登上“十大网络流行语”与“青年十大热词”榜单，可见其传播热度。该词最早见于 2023 年 9 月某博主的网文《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会改变了》，随后冲上热搜，并由描述性短语凝固为双音节词项。问世不足两年间，“班味”已派生出三层含义：上班所沾染的“气味”、上班族的精神状态以及带有职场特征的整体氛围。如此密集的语义扩张，为考察汉语词义引申机制在网络语境下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样本。

围绕“班味”的既有研究已展开多个方向。纪喜方、曹起从构式语法理论出发，指出“班味”具有非加和性特征[4]；白羽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作出较为完整的描写[2]；张丹丹借助 BCC 语料库与微博语料探讨了“班味”流行的内外动因[5]；顾瑞杰则将视野扩展至“X 味”整个构式族，对其语义泛化路径作了系统梳理[1]。上述成果或聚焦构式句法属性，或着重于社会语用解读，对“班味”词义自身的纵向演变路径尚缺乏系统描写。本文以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为主要工具，结合 BCC 语料库及微博、小红书等平台 2023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的公开发文，对“班味”的词义变化作分阶段描写与解释。

一、“班味”的语义生成基础

“班味”虽为新词，但其构成语素均有较深的历时积累。新词能在网络中被迅速接受，前提之一便是构成语素已具备可激活的语义潜能[6]。

（一）“班”的语义引申链

“班”在《说文解字》中归于“珏”部，许慎释为“分瑞玉，从珏从刀”，本义为用刀将玉一分为二，可析为 [+ 分割][+ 对象为玉] 两个义素。其中 [+ 对象为玉] 很快脱落，[+ 分割] 则成

（稿件编号：HETD-26-2-4002）

作者简介：陈虹宇（1998-），女，藏族，籍贯：青海省西宁市，中语中文学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义学、语用学。

为整个语义网络的核心。以此为起点，“班”的语义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由动作义向群体义迁移，由“分割玉器”到“分开、分别”，再引申为“调回、返回”（如“班师”），继而转为名物义，指“因共同属性而被划分到同一类别的群体”（如“一班人”）；二是由群体义向时间义延伸，临时群体义凝固为“固定组织单位”（如“班级”“班组”），最终扩展为“被划分出来的固定工作时段”（如“早班”“下班”）。也正是在这一末端引申中，“班”借助“上班”“下班”等高频组合积累起 [+ 劳动][+ 职场属性] 义素，与现代职场紧密绑定。

（二）“味”的语义引申链

“味”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滋味也，从口未声”，本义指通过味觉获取的感受，可析为 [+ 感官][+ 味觉][+ 具体]。其引申首先发生于感觉域内部，由“舌头尝东西的感觉”通过移觉扩展到“鼻子闻东西的感觉”，由味觉域跨入嗅觉域，“香味”“臭味”“气味”即其产物；第二次引申则跨入心理感知域，由“鼻舌可感的滋味”转为“对事物所具特质的主观感知与评判”，如“意味”“趣味”“韵味”“人情味”，此阶段 [+ 具体] 义素脱落，[+ 抽象][+ 主观评价] 义素进入。这次引申已带有较明显的虚化倾向：“味”不再独立指代具体气味，而是为前一语素提供“感知—评价”的语义框架，实词性减弱，构词功能增强，呈现出向类后缀转化的迹象，“班味”“爹味”“妈味”“土味”等均以“味”作为承载抽象评价的后置语素 [1]。

（三）“班”与“味”组合的语义基础

综合来看，“班味”的成立并非偶然拼合，而是两个语素末端义素彼此契合的结果。“班”末端积累的 [+ 劳动][+ 职场] 义素锁定评价指向，“味”末端积累的 [+ 抽象][+ 主观评价][+ 类后缀化倾向] 义素赋予评价方式，二者构成“对象 + 评价”的功能配对。加之“爹味”“妈味”“土味”等先在成员早已为“X 味”格式准备了语义模板，“班味”实际上只是在既有语义场中加入一个新成员。

二、“班味”的语义演变轨迹

依据语料分布，“班味”的语义演变可分为三个相互衔接、各具特征的阶段。三个阶段并非时间断点的简单切分，而在共时层面构成由边缘义、典型义到外围扩展义的语义连续体。

（一）第一阶段：具体感官义

“班味”最初描写上班族因长期处于办公环境而沾染的某种“气味”，与“汗味”“油烟味”等普通“X 味”词并无本质差异。如：

（1）刚下班回家，老公说我身上一股班味，赶紧去洗澡。（微博，2023-10）

此例的“班味”即可经鼻腔感知的具体气味，义素构成为 [+ 具体][+ 嗅觉][+ 职场来源][+ 可感知]，其中 [+ 职场来源] 是其区别于其他“X 味”的关键。此阶段“班味”的可替换余地较强，“上班的味道”等表达可与之互换而不影响表意，说明其作为词项尚未完全凝固。

（二）第二阶段：抽象状态义

“班味”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在其脱离具体气味描述、转而指代精神状态之后：

（2）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会改变了，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班味。（微博，2024-01）

（3）国庆七天假，终于把身上的班味散干净了。（小红书，2024-10）

此处的“班味”已不能再以“鼻腔可感的气味”加以解释。“班味浓”指向精神层面的萎顿，“散班味”指向对工作状态的心理剥离与自我调适 [5]。义素配置随之调整：[+ 具体][+ 嗅觉] 脱落，[+ 抽象][+ 状态][+ 疲惫][+ 程式化] 进入。这是一次明显的语义场转移：“班味”由生理感知场进入心理感知场，与之形成义场关系的不再是“汗味”“油烟味”，而是“疲惫感”“倦怠感”“松弛感”等心理状态词。但使用者沿用的仍是嗅觉场的搭配（浓、淡、散、沾、熏），所指却已转向疲惫程度，这种“形式上沿用旧场、内涵上指向新场”的过渡形态，正是词义演变过程的典型特征。同时，“班味”在此阶段获得了较稳定的感情色彩义素，即 [+ 调侃][+ 自嘲]。

（三）第三阶段：泛化氛围义

使用频率上升后，“班味”突破“上班族精神状态”的指称范围，大量用于非人主体：

（4）这哪还有什么班味啊，妥妥时尚的味道！（穿搭文案，2024-12）

（5）这个文案写得太班味了，毫无新意。（微博，2024-12）

“班味”的修饰对象由“上班的人”扩展至“穿搭”“文案”等无生命对象，所表达的也由具体主体的具体状态变为带有职场属性的整体氛围，[+ 疲惫][+ 程式化] 进一步抽象化，凝练为 [+ 职场感][+ 刻板][+ 缺乏个性]。例（5）出现了副词“太”直接修饰“班味”的现象，按汉语语法常规，“太 + 名词”搭配的出现意味着该名词向形容词性偏移，这一语法变化反过来印证了“班味”语义上的进一步抽象化。

总览三阶段，演变主线即义素中具体性的不断脱落与抽象性、评价性的不断增强：第一阶段属生理感知场，修饰上班者身体；第二阶段属心理感知场，修饰上班族精神；第三阶段属社会评价场，修饰人 / 物 / 环境。后起义项并未取消先在义项，三种语义在共时层面共存，使用者依据具体语境激活其中之一。

三、“班味”语义演变的理据与机制

“班味”在不足两年内完成跨域演变，其背后涉及四方面动因。

（一）语义引申的内在规律

汉语词义引申有一条贯穿始终的规律，即沿着“从具体到抽象、从感官到心理、从实体到属性”的方向展开 [6][8]。该规律在“班味”中以高度压缩的形式被再次激活：“味”在历时

层面已完成由味觉、嗅觉到心理感知的跨域演变，而“班味”则将这一引申链条压缩在不足两年的窗口期内重新走了一遍。所谓“新词”，实为旧路径在新语境下的再次出现。从义素变化看，每次语义跨越都伴随具体义素的脱落与上位义素的保留——以 [+ 嗅觉] 为例，该义素在第二阶段已不再被激活，但其上位义素 [+ 感知] 得以保留并继续抽象化，这正是义素引申链条得以连续延伸的内在机制 [9]。

（二）类后缀“味”的语义虚化

随着“爹味”“妈味”“土味”等表达陆续涌现并稳定为常用词，“味”在使用者语感中已固化为类后缀，其语义内容主要是“对前置语素所指对象的主观感知与评价”，而非具体的感官指称。类后缀化的直接结果是构词能力增强，“X”位置上的语素几乎不受限制，名词、形容词乃至短语化表达均可填入。也正因为有这一开放的语义槽位，“班味”在被创制后即可借助既有图式被使用者迅速识解。需要补充的是，“味”的类后缀化并未彻底虚化，其 [+ 感知][+ 评价] 内核仍然保留，只是指称对象变得高度灵活，这种“半虚化”状态是“班味”快速生成并持续演变的关键条件。

（三）语言经济原则的驱动

马丁内提出的语言经济原则认为，语言使用者倾向于以最小的言语努力获取最大的表达效果。用三十余字描述“加班、熬夜、长时间面对电脑所带来的疲惫、机械、缺乏生气的精神状态”，与仅用“身上一股班味”两个音节完成同样表达，后者显然实现了高密度的语义压缩。语义泛化阶段同样体现着经济原则——与其为“刻板的文案”“无趣的装修”另立新词，不如借助已稳定为常用项的“班味”承担相应的评价功能。

（四）社会心理与语用动因

从语用层面看，“班味”承担着重要的自嘲表达功能。当使用者说“我身上一股班味”时，表面是描述自身状态，实际是通过自我贬抑向他人传递“我也是普通打工人”的身份认同信号 [10]。正是承载着这种语用功能，[+ 调侃][+ 自嘲] 义素的进入实为语用功能向语义层面的反向投射。“班味”的流行恰好处于“内卷”“躺平”“摆烂”等贬抑式表达持续涌现的时期 [3]，这些词共同围出一个关于职场焦虑的语义场域，“班味”作为新成员加入其中，自然承接了这一场域已有的语义资源与情感色彩。四方面动因并非彼此孤立：语义引申规律规定了演变方向，“味”的类后缀化提供了承载新义的结构条件，语言经济原则构成效率驱动，自嘲式语用则在情感层面为语义注入评价色彩，四者彼此交织，共同促成了“班味”短期内的跨域语义扩张。

四、结语

“班味”并非语言系统外的偶然产物，而是“班”与“味”两个语素长期演变所累积的语义资源被网络语境激活后的合成结果。本文借助义素分析法与语义场理论，分阶段描写了其由具体感官义到抽象状态义、再到泛化氛围义的演变路径，揭示了语义场由生理感知场经心理感知场迁移至社会评价场的过程，并从汉语词义引申规律、“味”的类后缀化、语言经济原则及自嘲式语用四方面给出理据解释。需要说明的是，“班味”的语义至今仍在生长，“班味滤镜”“班味浓度爆表”等衍生用法能否沉淀为稳定义项，尚需更长时段的语料追踪。“班味”所折射的不止于一个词项的兴起，其背后牵动的是当下青年群体借助语言对自身处境进行命名与情绪疏解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顾瑞杰 . 网络流行语“X 味”的语义泛化与形成机制探析 [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 2026, 46(02):50-55.
[2] 白羽 . 网络流行语“班味”探析 [J]. 今古文创 , 2026, (08):121-123.
[3] 郭小安 . 网络流行语的热传播与冷思考 [J]. 人民论坛 , 2026, (02):103-105.
[4] 纪喜方 , 曹起 . 网络流行构式“班味”的语法功能及形成机制 [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7(06):54-58.
[5] 张丹丹 . 网络流行语“班味”探析 [J]. 名作欣赏 , 2025, (14):168-170.
[6] 高博 . 语言学视角下网络流行语分析 [J]. 今古文创 , 2025, (16):118-120.
[7] 李彪 . 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 20 年：机理、规律与转向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5(01):106-115.
[8] 李巨星 , 秦菱 , 董嘉怡 . 隐喻式网络流行语的生成逻辑、表达类型与治理路径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5(01):116-122.
[9] 李秀萍 , 吴长安 . 网络流行语认知体验的虚拟位移识解 [J]. 学术研究 , 2024, (09):169-176.
[10] 蒋建国 . 网络自嘲：自我贬抑、防御机制与价值迷离 [J]. 学习与实践 , 2021, (02):108-113.